

笔耕七秩情未已

□张荣起

“我与《烟台日报》80年”征文截稿期将近,作为一个写了70余年稿子的老通讯员,我自然有话想说。可是,越急于写作,越不知从何处下笔,绕来绕去,还是绕不过第一次写稿认识于秀林编辑的深刻记忆。

那是1956年清明节前夕,我在栖霞县桃村完小任教的第3年,为了迎接在英灵山烈士陵园举行的两万人祭扫大会,张振滋校长让我给媒体写篇稿子,让更多的人了解英灵山。我立马想起初次瞻仰英灵山时,看到园内的石阶、松柏、花木、陵墓、碑亭、铜像、石坊、烈士塔、纪念堂等肃然起敬的感受,连夜写下了《春谒英灵山烈士陵园》一文。校长看后很满意,说:“争取在党报上刊登。”那时,胶东各县(除烟台市外)隶属莱阳专区,为了不误时机,校长让我亲自把稿子送到《莱阳大众》报社。那天,于秀林编辑接待了我。我坐下喝水的工夫,他已把稿件看完,说:“这篇稿子来得很及时”,并询问:“理琪墓前的152层台阶和周边的木槿花都属实吗?”我做了肯定回答。他说:“真是稿件的生命,去英灵山的人很多,所写内容必须符合事实。”临走时,他说回去等消息吧!两天后,报社派孙钦记者到英灵山拍了各个景点的照片,并送了我几张。4月5日清明节,《春谒英灵山烈士陵园》在《莱阳大众》副刊上刊登,还配发了胶东抗日烈士纪念塔的照片。看着自己的稿子变成了俊秀的铅字,我别提有多高兴了。可能就是从这时起,我由衷地爱上了写稿。

随着行政区划的改变,1958年,烟台专区取代了莱阳专区,中共烟台地委机关报《烟台日报》取代了《莱阳大众》,从此,我与《烟台日报》结下了不解之缘。

然而,第一次写稿成功,并不意味着我就学会了写稿。隔行如隔山,真正学会写稿还有很长的路要走,我个人的体会是:做到老,学到老。尤其是业余作者,没有时间深入采访群众,凭着爱好和兴趣之所至写作,写十篇二十篇却不能被采用是常有的事。有时稿子写了好几张,到头来只在综合稿里提到几句。一次,碰巧两人写了同一名医生,见报时只保留了我的题目,内容用的是另一名作者的,只不过署了两人的名字而已。总之,一般初学写稿者经历过的,我都经历过,原因是写不到点子上。好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投稿不需邮资,只要在信封一角写上“稿件”两字,就“邮资总付”了。不过,那时写稿的人少,报社虽说不能每稿必复,但对常写稿的人,不仅会答复信,指出不被采用的原因,强调“写稿要紧跟形势,配合党的中心工作”,还会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好稿为例,点明“写稿要写出节骨眼来”。这些经典之语,如同于秀林编辑说的“真实是稿件的生命”一样,永远钉在了我的脑子里。

编辑的指导,使我关注起社会现象。比如秋假中与群众一起劳动,得知雨夜里老饲养员不顾自家的东西、带领家人先把生产队晒的地瓜干全部抢收后,我写了一篇《雨夜抢收地瓜干》的稿子,寄出后几天就见报了。这件事对我触动很大。当时“中小学生回村当农民”和“学雷锋,做好事”是社会大方向,于是有了我的《省劳

模江元起教子务农》《我送你去火车站》《夸女赞媳》等一批稿件相继发表。我虽然一直在农村学校工作,但由于时常发表稿件,引起了县委宣传部及文化馆的关注,除了教师身份外,还多了“报道员”和“业余作者”的头衔。

经过几十年的历练,我的写稿水平有了长足进步,写千字文已经轻车熟路,尤其对新闻消息、通讯以及副刊上的文学作品的不同特点及写法,基本分得清楚。同样是业余写稿,我的见报率较之前大大提高。反映行业风貌和先进典型的文章如《牙山岭上不老松》《他用英灵塑心灵》《英灵山上的摄影姑娘》《椿芽飘香》《桃熟时节访桃乡》《北京鸭落户胶东》等相继见报。上世纪80年代,《烟台日报》不仅给老作者发送《通讯员手册》,刊载写稿理论知识、介绍典型通讯员事迹、交流写稿经验等,编辑人员还时常深入基层举办讲座,直接培训写作队伍。使我终生难忘的是副刊编辑室主任刘少白。他来栖霞举办讲座时,以我的一篇《牵牛花赞》(见1982年4月25日《烟台日报》)为例,讲述副刊都需要什么样的稿件,提到“真情实感是散文之魂”,号召大家“写稿要有感而发,切忌言之无物,无病呻吟”。

那一时期,县里特别重视通讯报道工作,每年都要统计发稿数量,进行表彰鼓励,我每年都上榜,还不乏一些奖。保存至今的那些大奖状,是我笔耕不辍的见证。

退休后,我对写稿的热情有增无减,圆了多年想圆而未圆的梦。我在牙山革命老区工作30余年,丰富的地域文化尤其是红色文化资源亟待挖掘和整理,可我在职时无暇顾及,退休后有了充分的时间。其次是电脑和网络技术的出现与普及,改变了我晚年的生活节奏,为写稿之旅提高了马力。

今年是《烟台日报》创刊80周年,我与报龄俱进。2025年1月13日,《烟台日报》副刊用大篇幅发表了我写的《江元起:创办栖霞第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》,2月18日发表了我的长篇通讯《奔赴牙山从戎的三位女性》。这些文稿与我在职时写的一事一论的千字文不同,从主题的酝酿、框架的构思到小标题的拟定,都要付出很大的精力。在很长一段时间内,我认为这样的大块文章,只有专业记者或总编才有资格发表,然而,近十年来,在编辑的严格审定、精心修改与认真探讨下,我不仅驾驭了,还先后发表了数十篇,把想写的內容都写遍了。

写稿也有奇迹出现。以发稿平台为媒,在阔别半个世纪之后,我与第一次发稿遇到的于秀林编辑重续旧缘。取得联系后方知,《莱阳大众》与《烟台日报》合并后,他在联通、校对、编辑、记者等部门都干过,后来又转到了党政机关。他始终情钟纸媒,晚年以读报为乐。经常发稿的作者名字,他耳熟能详。当得知我就是当初送《春谒英灵山烈士陵园》稿件的小青年时,他十分高兴,连声称赞。我说:“第一次见面,时间虽短,可你一句经典之言,成为我的启蒙老师。”此后,凡我的文、我的书,他必读,并不吝赐教。他的鼓励,成为我继续写稿的动力。

油墨里的年轮(外一首)

□谢志彬

绿色铁皮箱挂在老墙上
我却仍习惯在黄昏抚平纸角的褶皱
那些被油墨浸润的钙质
早已长成脊梁里的钙质

如今电子屏上闪烁着即时新闻
像只沉默的邮筒
那些被油墨折成船

我数着报缝里的招考信息
父亲用烟袋锅敲着头条

说这纸页能种出庄稼

那些被油墨浸润的钙质
早已长成脊梁里的钙质

那些被油墨折成船

我数着报缝里的招考信息
父亲用烟袋锅敲着头条

说这纸页能种出庄稼

那些被油墨折成船

我数着报缝里的招考信息
父亲用烟袋锅敲着头条